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鼓掌绝尘/(明)金木散人著.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6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104-01287-7

I. 鼓… II. 金…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729 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10008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00 千字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存4集40回。题“古吴金木散人编”，各集分别为“永兴清心居士评”、“钱塘百拙生评”、“钱塘猗猗主人阅”、“钱塘百益居士校”。明崇祯本衙藏板本，大连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有藏。大正五年（1916）大连支那珍籍颁布会铅字排印《含秀舍丛书》，收该书前14回。

【内容梗概】

书首叙巴陵才子杜萼，家遭变故，流至异乡，为翰林杜灼收养。杜萼与康汝平路遇相府歌妓蕙姿、玉姿，蕙、康鼓琴而奏，玉、杜吟诗相和，倾心不已。值元宵灯会，二人混入相府，欲再会二女。杜扇上题诗，玉姿借机相和。相国邀杜来府作画，并留其读书，玉姿是夜会杜，二人共寝，将晓，恐为人见，遂出走。途中与杜父相遇，杜父易名舒石芝，杜萼亦易姓为舒，三人同往长沙。相国闻杜、玉之事，以蕙赠康。后舒、玉、康、蕙会于北京，舒高中状元，康中进士，同归故里。舒又娶金刺史之女，玉姿与其姐妹相称。

又叙姑苏才子文荆卿，父母早亡，寄居叔父檐下。荆卿贪杯恋酒，叔父劝之不改，并与书童出走。至临安，偶见李刺史之女若兰，吟诗唱和，互生爱慕。若兰相思成疾，荆卿假扮医生，见若兰，吐露唱和之语，若兰大喜，病愈，荆卿遂留住。二人朝夕相见，私订终身。若兰有叔李岳，为人恶毒，不喜荆卿，先告官府二人私通，又装神弄鬼，欲置荆卿于死地。幸太守明断，荆卿、若兰得安。考期将近，荆卿进京赴试，得中探花，又至临安，接若兰同返姑苏。



目 录

第 一 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凰山	(1)
第 二 回	杨柳岸奇逢丽女 玉帛舟巧合新诗	(14)
第 三 回	两书生乘戏访娇姿 二姊妹观诗送纨扇	(27)
第 四 回	作良媒一股凤头钗 传幽谜半幅花笺纸	(39)
第 五 回	难遮掩识破巧机关 怎提防漏泄春消息	(51)
第 六 回	缔良盟私越百花轩 改乔妆夜奔巴陵道	(62)
第 七 回	宽洪相国衣饰赏姬 地理先生店房认子	(72)
第 八 回	泥塑周仓威灵传柬 情投朋友萍水相逢	(83)
第 九 回	老堪與惊报状元郎 众乡绅喜建叔清院	(94)
第 十 回	夫共妇百年偕老 弟与兄一榜联登	(104)

第十一回	哈公子施恩收石蟹 小郎君结契赠青骢	(115)
第十二回	乔识帮闲脱空骗马 风流侠士一诺千金	(127)
第十三回	耍西湖喜掷泥菩萨 转荆州怒打假神仙	(140)
第十四回	察石佛惊分亲父子 掬湘江羞见旧东君	(153)
第十五回	凤坡湖龙舟斗会 杏花亭狐怪迷人	(164)
第十六回	假天师显术李家庄 走盘珠聚党杨公庙	(174)
第十七回	三少年会猎魁星阁 众猎户齐获火睛牛	(184)
第十八回	韦丞相东馆大开筵 盛总兵西厅小比射	(193)
第十九回	紫石滩夏方重诉苦 天官府陈亥错投书	(203)
第二十回	两同寮怒奏金銮殿 二总戎荣返汴京城	(211)
第二十一回	酒痴生醉后勘丝桐 梓童君梦中传喜讯	(221)
第二十二回	哑园公误卖美人图 老画师惊悟观音像	(231)
第二十三回	诉幽情两下传诗 偕伉俪一场欢梦	(242)
第二十四回	丑姑儿园内破花心 小牧童堂上遗春谱	(251)



第二十五回	闹街头媒婆争娶 挨鬼病小姐相思	(259)
第二十六回	假医生藏机探病 瞽卜士开口禳星	(268)
第二十七回	李二叔拿奸鸣枉法 高太守观句判联姻	(278)
第二十八回	文荆卿夜擒纸魍魉 李若兰滴泪赠骊词	(289)
第二十九回	赴临安捷报探花郎 返姑苏幸遂高车愿	(301)
第三十回	饰前非厅前双膝跪 续后韵页上两留题	(313)
第三十一回	嫖赌张大话下场头 仁慈杨员外大舍手	(323)
第三十二回	腐头巾拦路说人情 醉典史私衙通贿赂	(331)
第三十三回	乔小官大闹教坊司 俏姐儿夜走卑田院	(341)
第三十四回	邻老嫗搬是挑非 瞎婆子捻酸剪发	(351)
第三十五回	假秀才马上剥衣巾 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360)
第三十六回	遭阉割监生命钝 贬凤阳奸宦权倾	(369)
第三十七回	求荐书蒙师争馆 避仇人县尹辞官	(378)
第三十八回	乘月夜水魂托梦 报深恩驿使遭诛	(389)



第三十九回	猛游僧力擒二贼		(399)
	贤府主看演千金		
第四十回	水陆道场超冤鬼		(410)
	如轮长老悟终身		



第一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凰山

词：

香脸初匀，黛眉巧画官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秋波转。早是萦心可惯，那更堪频频顾盼。几回得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烛影摇红，夜来筵散春宵短。当时谁解两情传？对面天涯远。无奈云稀雨断，凭栏下东风吹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

这一首词，名唤《烛影摇红》，说道世间男女姻缘，却是强求不得的。虽然偶尔奇逢，俱由天意，岂在人谋。但看眼前多少佳人才子，两相瞥见之时，彼此垂盼，未免俱各钟情，非以吟哦自借，即以眉目暗传；既而两情期许，缔结私盟，不知情了多少蝶使蜂媒，捱了几个黄昏白昼。故常有意想不到的，而反得之邂逅，又或有垂成不就的，而反得之无心。



及至联姻二姓，伉俪百年，一段奇异姻缘，不假人为，实由天意。所以古人两句话说得好：“姻缘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会里来。”正说“姻缘”二字，大非偶然矣。

如今听说巴陵城中有一个小小儿童，却不识他姓名。在怀抱时就丧了母，其父因遭地方有变，把他抛撇在城外梅花圃里，竟自弃家远窜。后来，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苍头收在身边，把他待如亲子，渐渐长大。到了七岁，此儿天资迥异，识见非凡，晓得自己原有亲生父母，不肯冒姓外氏，遂自指梅为姓，指花为名，乃取名为梅萼。那圃旁有一座道院，名为梅花观，并适才那所梅花圃，却是巴陵城中一个杜灼翰林所建，思量解组归来，做个林下优游之所。观中有个道士，姓许名淳，号为叔清，尽通文墨，大有道行，原与杜翰林至交。这许叔清见梅萼幼年聪慧，出口成章，大加骇异，时常对管圃的苍头道：“此儿日后必登台鼎之位，汝当具别眼视之。”苍头因此愈加优待，凡百事务，都依着他的性子。那许叔清每见一面，便相嘉奖，遂留他在观中习些书史。这梅萼虽是有些儿童气质，见了书史，便欣欣然日夕乐与圣贤对面。一夜徐步西廊，适见月光惨淡，遂援笔偶题一律于壁上，道：

疏钟隐隐送残霞，烟锁楼台十二家。
宝鼎每时焚柏子，石坛何日种桃花。
松关寂寂无鸡犬，檐树森森集鹊鸦？
月到建章凉似水，蕊珠宫内放光华。

右七岁顽童梅萼题



越旬日，杜翰林因到圃中看梅，便过观中，与许叔清坐谈半晌。遂起身行至西廊，见壁上所题诗句，顿然称羨。又见后边写着“七岁顽童梅萼题”，愈加惊异，叹赏不已。便问许叔清道：“这梅萼系是谁氏儿童，而今安在，可令他来一见么？”许叔清道：“杜君，此儿因两岁上，不知谁人把他撇在梅花圃里，到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老苍头，收养到今。杜君若亟欲一见，待我着人唤来就是。”杜翰林十分喜悦，只因自己无子，便有留心于他了。许叔清便把梅萼唤到跟前，杜翰林仔细觑了两眼，高声称赞道：“好一个小儿！目秀眉清，口方耳大，丰姿俊雅，气度幽闲，将来不在我下。决非尘埃中人也。”便问道：“汝既善于吟咏，就把阶前这落梅为题，面试一首，何如？”梅萼不敢推却，便恭身站在厅前，遂朗吟一绝云：

不逐群芳斗丽华，凌寒独自雪中夸。

留将一味堪调鼎，先向春前见落花。

杜翰林听罢，心中惊异，便对许叔清道：“我看此儿年纪虽小，志气不凡，天生如此捷才。真是世间一神童也。”许叔清见他满心欢喜，便欲把梅萼引进，遂说道：“今日若非杜君对面，此儿岂肯轻易一吟。若只吟一首，恐不足以尽其才思，必当再吟，何如？”梅萼道：“公相是天朝贵客，小童乳臭未干，焉敢擅向大人跟前再撰只字。”杜翰林与许叔清同笑道：“不必过谦，仍以原题再咏。”梅萼再不敢辞，低头想了一想，又口占一绝云：



玉奴素性爱清奇，一片冰心谨自持。

唯恐蝶蜂交乱谑，肯将铅粉剩残枝。

杜翰林拍掌大笑道：“许道长，此儿不可藐视，开口成诗，一字不容笔削。即李、杜诸君无出其右，岂非天才也耶？”许叔清道：“杜君所言极是。只因淹滞泥途，恐燕山剑老，沧海珠沉，那得个出头日子？”杜翰林暗想道：“我想此儿有此大才，异日必当大用。今我又无子嗣，他既无父母，便着他到我府中延师教诲。长大成人，倘得书香一脉，也好接我蝉联，真不枉识英雄的一双慧眼。”便对梅萼道：“我欲留你到我府中读书，你意下如何？”梅萼道：“梅萼一介顽童，无知小蠢，得蒙公相垂怜，诚恐福薄，不足以副厚望。”杜翰林便着人去唤那管圃的苍头来，吩咐：“你明日可到我府中领赏，白米五石，白银五两，以酬数年抚养之劳。”苍头虽是口中勉强应承，心里实难割舍，只得眼泪汪汪，相看流涕，叩谢而去。

杜翰林把梅萼带到府中，遂与夫人商议。那夫人原是识相的，一见梅萼，便大喜道：“此儿相貌非凡，他日当大过人者。吾家喜得有子矣。”遂劝杜翰林替他改名杜萼，纳为己子。即便浑身罗绮，呼奴使婢，一旦富贵，非复昔日之梅萼矣。随又延师讲读。且杜萼毕竟是个成器的人，在杜翰林府中，整整读了三年，十岁时，果然垂髫入泮。杜夫人满心欢喜，爱如珍宝，胜似亲生。一日与杜翰林商量，就要替他求亲。杜翰林止住道：“夫人，吾家止他一子，小小游庠，岂无门当户对的宦家作配？依我意思，只教他潜心经史，万一早登甲第，求亲未迟。”杜夫人见翰林公说得



有理，不敢执拗，只得依从。

又过了几年，忽一日来到梅花圃中看梅，便寻昔日那个老苍头，俱回说两年前已身故了。杜蓴听罢，暗自掩泪道：“我想自裸时失了父母，若非此人收留在身，抚养几载，何能到得今日？古人云：为人不可忘本。”便又问道：“那苍头的棺木，如今却埋在那里？”那人回答道：“就过圃后三里高土堆中。”杜蓴就着人去买一副小三牲，酒一尊，香烛纸马，随即走到高土堆前，殷勤祭奠，以报数年抚养之恩。

祭奠已毕，只见一个道童向圃后远远走来，道：“杜相公，我们梅花观许师父相请。”杜蓴问道：“你许师父就是许叔清老师么？”道童道：“恰就是当初留相公在观里读书的。”杜蓴道：“这正是许叔清老师了，我与他间别多年，未能一会，正欲即来奉拜。”就同道童竟到梅花观里。

许叔清连忙迎迓道：“杜公子，一别数年，阶前落梅又经几番矣。犹幸今日得赐光临，何胜欣跃。万望再赐留题，庶使老朽茅塞一开，真足大快三生也！”杜蓴笑道：“向年造次落梅之咏，提起令人羞涩，至今安敢再向尊前乱道？”许叔清道：“杜公子说那里话，昔年所咏落梅，今日重来相对，如见故人，正宜题咏。我当薄治小酌，盘桓片时，万勿责人轻褻。”即便吩咐道童，整治酒肴，两人尽兴畅饮，欲为竟日之欢。饮至半酣，杜蓴道：“老师，今岁观中梅花，比往年开得如何？”许叔清道：“今年虽是开得十分茂盛，却被去冬几番大雪都压坏了。杜公子若肯尽兴方归，即当携樽梅下，畅饮一回，意下何如？”杜蓴欣然起身，携手同行。着道童先去取了锁钥，把园门开了，然后再撤酒



席。二人慢慢踱到园中，果见那些梅花，都被冬雪损了大半。道童就把酒肴摆列在一株老梅树下，两人席地而坐，畅饮了一会。忽见那老梅梢上“扑”的坠下一块东西，仔细一看，却是腊里积下的一团雪块。许叔清道：“杜公子岂不闻古诗云：‘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今既有梅有雪，安可不赋一诗，以辜负此佳景乎？谨当敬以巨觞，便以雪梅为题，乞赐佳咏。老朽虽然不敏，且当依韵一和。”便满斟一巨觞送与杜萼。杜萼也不推辞，接过手来，一饮而尽，遂口占一绝云：

老梅偏向雪中开，有雪还从枝上来。

今日此中寻乐地，好将佳酿泛金杯。

许叔清拍掌大笑道：“妙，妙！数载不聆佳咏，又幸今日复赐教言，真令老朽一旦心目豁然矣。”杜萼道：“但恐鄙俚之语，有污清耳，献笑，献笑！”就把巨觞依旧满斟一杯，送与许叔清道：“敢求老师一和。”许叔清连忙把手接过酒来，遂谦逊道：“公子若要饮酒，决不敢辞。说起作诗，但是老朽腹中无物，安敢胡言乱语，实难从命。”杜萼道：“老师说那里话？适才见许，安可固谦。”许叔清也不再辞，把酒饮一口，想一想，连饮了三四口，想了三四想，遂说道：“有了，有了。只是杜撰不堪听的，恐班门弄斧，益增惭愧耳。”杜萼道：“老师精通道教，自然出口珠玑，何太谦乃尔。请教，请教。”许叔清拿起巨觞，“都”的一口饮尽，便朗和云：



雪里梅花雪里开，还留融雪堕将来。

惭予性拙无才思，强赋俚词送酒杯。

杜蓴称赞道：“妙得紧，妙得紧！若非老师匠心九转，焉得珠玉琳琅！”许叔清大笑一声道：“惶愧，惶愧！”

说不了，那道童折了一枝半开半绽的梅花走来。杜蓴接在手中，嗅了一嗅，果然清香扑鼻，便问道：“敢问老师，为何这一枝梅花，与梢头所开的颜色大不相似，却是怎么缘故？”许叔清道：“杜公子，你却不知道，这梅花原有五种，也有颜色不同的，也有花瓣各样的，也有香味浓淡的，也有开花迟早的，也有结子不结子的。方才折来的，与梢头的原是一种，所以这颜色花瓣各不相同。”杜蓴道：“敢问老师，梅花既有五种，必有五样名色，何不请讲一讲。”许叔清道：“公子，你果然不晓得那五种的名色？我试讲与你听。”杜蓴道：“我实不晓得，正要请教老师。”

许叔清笑道：“五种的名色，一种赤金梅，一种绿蓴梅，一种青霞梅，一种层迭梅，一种仙山玉洞梅。”杜蓴道：“敢问老师，梅花虽分五种，还是那一种为佳？”许叔清道：“种种都美，若论清香多韵，还要数那绿蓴梅了。”杜蓴便又把手中梅花向鼻边嗅了几嗅，道：“老师，果然是这一种香得有韵。”许叔清笑道：“杜公子今日幸得到这梅花观，适才又承教了梅花诗，便向这梅花园内畅饮一番梅花酒，也是对景怡情，大家称赏，岂非快事！”杜蓴大笑道：“老师见教，极是有理，就把折来这一枝梅花侑酒何如？”许叔清道：“妙，妙！”就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



那道童见他两人说得有兴，笑得不了，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放在那梅树旁边，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许叔清便将热酒斟上一觞，送与杜蓴道：“杜公子，当此良辰，诗酒之兴正浓，固宜痛饮千觞，博一大醉。只是杯盘狼藉，别无一肴以供佳客，如之奈何？”杜蓴道：“老师何出此言？我自幼感承青眼，原非一日相知，今日复蒙过爱，兼以厚扰，不胜愧赧，嗣此倘过寸进，决不相忘。”许叔清道：“我与公子父子交往，全仗垂青。今日之酌，不过当茶而已，安足挂齿。敢问公子，今岁藏修，还在何处？”杜蓴道：“正欲相恳此事。敢问老师这里有甚幽静书房，假我一间，暂栖旬月，不识可有什么？”许叔清道：“杜公子，我这观中你岂不知，并无一间幽静空房可读得书的。你若果肯离得家，出得外，奋志攻书，我指引你一个好所在，甚是精洁，必中你的意思。”杜蓴道：“请问老师，还在何处？”许叔清道：“此去渡过西水滩，一直进五六里路，有一座凤凰山，山中有一座清霞观，甚是宽绰，前前后后约有数十间精致书房。观中有一个道士，姓李名乾，原是最契的相知，一应薪水蔬菜之类，甚得其便。杜公子回去与令尊翁计议停妥，待老夫先写封书去与他，要他把书房收拾齐整，然后拣个好日，再去如何？”杜蓴道：“既有这个所在，况又老师指引，家尊自然允诺的了。”正说间，只见夕阳西下，杜蓴便起身作别。许叔清道：“本当再谈半晌，争奈天寒日晡，不敢相留。”便携手送出观阁。

杜蓴遂辞谢而去，回家就与父亲商量清霞观读书一事。杜翰林满心欢喜，便允道：“蓴儿既然立志读书，异日必得



簪纓继世。明日是个出行日子，何不买舟竟往凤凰山，先去拜望了那清霞观中道长，然后回来收拾书箱，再去未迟。”杜蓴谨遵严命，随即着人到梅花观里约了许叔清，次日买舟，一同来到凤凰山。两人逍遥徐步，四下徘徊观看，果然好一座高山。只见：

奇峰巍耸，秀石横堆。山冈上全没些兔迹狐踪，草丛中唯见些野花残雪。云影天光，措不出四围图画；鸟啼莺唤，送将来一派弦歌。这正是：山深路僻无人到，意静心闲好读书。

杜蓴看了一会道：“老师，果然好一座山。正是眼前仙境，令人到此，尘念尽皆消释矣。”许叔清便站住在高冈上，又四下指点道：“杜官人，你看此山，形如立凤，前后来龙，两相回护，正荫在我巴陵。所以城中那些读书的，科科不脱，甲第俱从这一派真龙荫来。”杜蓴道：“原来如此。敢问老师，这里去到清霞观，还有多少路？”许叔清道：“杜官人，你看远远的密树林中，那一层高高的楼阁，便是清霞观了。”

两人说说笑笑，缓步行来，早到清霞观里。道童连忙通报，那李道士随即出来迎迓，引入中堂。三人揖罢，李道士问许叔清道：“师兄，此位相公何处，高姓大名？”许叔清道：“道兄，这是城中杜翰林的公子。”李道士道：“原来就是杜老爷的公子，失敬了。”便又仔细觑了两眼，暗对许叔清道：“师兄，我记得杜相公未垂髻的时节，曾在那里相会过。”许叔清笑道：“道兄，你果然还记得起。数年前

